

## 「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第一階段學術會議： 回顧與展望」紀要

胡蕭白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2013年12月14至15日，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第一階段學術會議：回顧與展望」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是以上三個學術機構向香港政府聯合申請的項目，位列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遴選的「卓越學科領域計劃」，是該計劃迄今為止唯一入選的文科項目。是次會議為該課題的階段性總結，共邀請與會者逾60人，會議並未要求參會人員提交論文，而是由各子項目組分別報告課題進展狀況，以及對下一階段的工作做一展望。是次會議基本算是現今兩岸三地進行「歷史人類學」研究學者的集合，可謂「各路諸侯」齊聚一堂，更邀請海外知名學者作為專家評審，盛況空前。

會議首先由日本著名人類學家末成道男做主題演講：「人類學的『歷史』」。末成教授通過對一系列研究論著做細緻檢審，擬對人類學視域中的「歷史」概念以及對待此「歷史」的態度進行明確，具體化「人類學的『歷史』」，並深化人類學的方法論及其與歷史學的關係。

是否存在人類學的「歷史」？末成教授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質疑強調、區分歷史學和人類學兩個領域的差異性的做法是否具有積極意義，以中國漢族為研究對象的話，其異質性確實不明顯，但是在中國華南少數民族、韓國、日本、越南等地的確存在著狹義「歷史」無法涵蓋的「歷史」現象，因此以人類學的處理方式去探尋這些地域的歷史是非常可取的做法。相較而言，人類學並沒有採用歷史學那種嚴密的史料批判方式記述「歷史」，而是採取通過活用田野調查經驗來處理記錄的獨特方式。人類學家觀察到的「歷

史」具有不同的存在方式，有時它是族群共同體形成的基礎，有時是地域人群相互區別的標識，甚至成為了歧視的根據。這些在宗族研究，比如理解家譜的方式，或是儀式研究中都體現得尤為明顯。而這是作為第三者的客觀性歷史學歷史無法書寫出來的。末成教授在演講的最後提出了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應該各取所長、互通有無，以增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的美好希冀。

針對末成教授的演講，科大衛評論道：「末成教授的演講是對我們現在做法的一種委婉批評，他認為歷史學家的田野做的不好，對地域人群關注的太少，而是過度關注他們『手上的東西』，這是非常值得警醒的。」

主題演講之後，三個主辦機構的負責人——劉志偉、廖迪生、科大衛分別發言，通告項目的行政事務以及後期安排，並介紹了項目數據庫的特色和使用方法，而隨後的會議按照主題分小組進行報告。為行文方便，本文調整了對會議子課題綜述的順序，將相似主題的彙報放置在一起進行簡介。

首先報告的是蔡志祥領隊的「湖南組」。主要介紹他們近幾年來的工作、以及工作成果的具體呈現——名為*Negotiating Fortier: State Building and the Making of Hunan Province*的論文集。湖南團隊的成員包括呂永昇、謝曉輝、陳瑤和黃永豪，他們圍繞「地方與國家的互動過程」議題，考察了自宋以降國家對湖南的開發和這一塊「邊地」納入王朝體系的具體過程，而每一時段又各有其鮮明的特色，如宋代的開發主要伴隨著佛教勢力對地域社會的滲透，明代則由國家和地方土司勢力進行談判，企圖達到「重塑邊疆」的效果。

與湖南團隊所涉地域的高度整合性不同，趙

世瑜領隊的「華北組」在空間上較為分散，研究團隊分布在河南、河北、山西、甘肅、內蒙的廣大地域範圍之內。有鑒於此，團隊因「材」設問，擬在研究過程中主要體現三大關懷，分別為：長時程的影響，討論千年來不同階段的歷史因素在區域上的疊加及其呈現出來的狀態；北族的影響，借此與新清史專注於長城以外的內亞歷史的研究取徑對話；朝廷的影響，即北京成為都城以後對華北地區的影響，包括長城與運河沿線地帶區域社會的改變。此外，趙世瑜提出應該借歷史人類學的視角重新思考大問題，比如明清易代。

以中山大學歷史系諸位老師組隊的「江南與南嶺」組隨後報告。先是領隊吳滔介紹了團隊的江南研究，主要包括他自己對明清江南市鎮和農村關係的考察，以及謝湜追蹤糧長的動向以觀照高鄉、低鄉地區的開發。而後謝湜報告了自己近年來對東南海島的研究，提出了「從海上看江南」的構想，目的是貫連宋元的海運和洪永體制之下東南海島社會的變遷。隨後團隊報告了其近年來對南嶺地區地方社會的考察，吳滔重點報告了他對湖南南部峯人生計模式的研究，看有司和衛所兩個系統對峯人生活狀況的深刻影響，並反之理解歷史進程中衛所和州縣的關係。謝湜也提出了他對軍屯民田化過程的關注。最後，吳滔總結道，「江南與南嶺」團隊接下來的研究重心是以衛所和屯田為切入點，以賦役作為工具，考察山區行政區的諸多問題，並嘗試以南嶺為關注對象，在南方進行一個長時段的研究。

徽州組和山東組隨後報告了他們近年來的工作。徽州組在領隊卜永堅的帶領下，在當地收集了大量的田野資料，並即將出版成套的資料匯編，這得到了徽州研究專家王振忠的高度評價。而山東組則重點關注運河沿岸地方社會，領隊張瑞威和聊城大學運河文化研究中心建立了密切合作，在廣泛搜集田野資料的同時，提出在和其他地區研究進行區域比較之外，還應該進行主題的比較。比如他就對山東的屯田和宗族關係非常感興趣，而土地與宗族的互動，在各研究地域內都是一個重點的考察對象。若以此主題展開地域比

較，則或可對明清地域社會的發展產生新的認識。

江西團隊主要關注宗族、廟宇和地域社會之間的關係，由梁洪生領隊，組員眾多。梁洪生提出了該組兩個重點關注的宏觀問題，一是地域與人群，二是時間與人群。針對前者，梁洪生提出了江西獨特的地理面貌形成了一種「盆地結構」，此結構深刻影響了地域社會的地區開發、移民遷徙、宗教信仰甚至叛亂和革命，因此把握區域社會的地理特徵之於其上人群的影響頗為重要；而針對後者，梁洪生首先以Robert Hymes的名著*Statesmen and Gentlemen*為對象，提出「明清的江西和宋代的江西一樣嗎」的問題，而後引出了他「重返清初」的設想，希望重新審視三藩之亂對於江西地域社會的影響。最後，他同樣提出要按照主題來進行區域比較的思路，但與山東組以屯田為控制變量的設想不同，梁洪生認為同樣是盆地地形，那麼江西和雲南這兩處差隔千里的地域便可以比一比，這也為之後出場的雲南團隊做出了鋪墊。

馬建雄領隊的雲南組主要關注大理的「壩子社會」。所謂「壩子」，也就是盆地的意思。雲南組的切入點是將壩子社會視為一個共同體，對內，應對越來越強的國家力量，壩子社會加強內部整合，通過地方儀式、民間宗教、族群共產等手段來強化凝聚力；對外，則希冀與施堅雅的大區理論對話，反對其將雲南視作中國的一個部份，而將雲南置放在更大的空間格局下，把它視作貫連長江流域和伊洛瓦底江流域的重要交通和文化節點。雲南組的學者們力圖通過講述壩子的故事，發掘其背後的思維結構，以此對地域社會的特徵有所把握。

除卻以各個地域為單元進行區域研究以外，本次會議還有諸多組別報告了按照主題分類的研究進展，而這些專題類的研究又和地域研究形成了良性互動。比如譚偉倫領隊的「宗教與地方社會」便是一例，其研究與徽州、江西地方社會的關係非常密切。賀喜主持的「水上人」的研究亦對中國各地的水上人社群進行田野調查，觀照他們的文化生活、人群組織、宗教儀式，並以此參

與進明清政府的基層管理或是水上產權歸屬，以及水上人的身份認同等問題的討論中去。與此類似的還有馬建雄主持的回民家譜的比較研究，該團隊通過檢審各地回民編纂家譜的過程、家譜呈現的文化特色等，來看回民社群內部的文化整合，以及伊斯蘭文化與漢文化之間的良性互動。此外，尚有數個團隊進行了或希望進行跨國界的對比研究。比如張瑞威主持的Colonial Land Law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Asia項目，通過對比香港、台灣、朝鮮的殖民地法律，來對近現代乃至今天的諸多土地問題做一思考。馬木池和張兆和意圖對比越南和中國的基層社會，從社區節慶、家庭與性別、族群政治等幾個角度思考不同地域社會甚至不同意識形態下的社會表徵。蔡志祥則以節日為重點，希望著力考察僑鄉與海外華人社會的社區節慶，看海外華人如何延續他們祖輩傳衍下來的文化以及身份認同，並希望借此思考「全球化」與「中國性」這兩個宏觀議題之間的互動態勢。

諸小組報告的內容各異，但共性在於都是精彩紛呈。與會專家的點評亦是各有側重，鞭辟入裡。科大衛在會議伊始便有總結性的陳詞，概括了「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項目近幾年來的成果。他先是引用了鄭振滿的一句話：「我們地方研究的目的，是要通過對它很深入的瞭解來明白不同時期的社會是怎樣的。要歷史不變成一堆零亂的史實，鄉村、城鎮的歷史需要放到時空的大環境去。這個工作，需要比較。」而後闡發道：「比較歷史，談何容易。比較可以是最費時、最膚淺的歷史研究，也可以是最深入的探求。比較研究需要主題。主題需要思考、創新。」一方面，他重申了兩年前的觀點，認為他們的研究是關注國家與社會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有機互動；另一方面，則提出接下來的方向應該是把對中國基層的歷史研究放到世界史的視野中去。他認為學問不僅僅是文章和著作的數量積累，更應該是積累在研究團隊裡面的知識與習慣。而是次會議，是這種積累的階段性切面的展示。

總結評論階段第一位發言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人類學家Myron Cohen。他回溯了數十年來美

國人類學界的中國研究，認為現在歷史學和人類學已經能夠很好的配合起來，是可喜的狀態。但亦對與會學者給以兩點提醒。首先是要明確地方上所見的田野文獻究竟是誰、因為甚麼原因、創作給誰看的。因為在有文字留存的社會，地域的歷史往往由一批具備「話事權」的人所決定。其次，是對一些被忽略的研究角度和文獻要重新重視。比如在會上反覆遭到問詢的「女性」的角度，或是廣泛留存在民間的賬簿等等，都應該得到相應的矚目。

丁荷生隨後提出，現在大家已經能夠敏銳地察覺到不同的價值觀，同時並存在邊遠地區和邊緣人群中，那麼在漢族社會和地區中呢？在家庭內部呢？同時，區域應該怎麼定義？比如湖南團隊所理解的區域，和華北團隊所處理的區域，是同樣內涵的概念嗎？他連續拋出的問題，發人深思。

陳春聲則認為，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已歷二十餘年，現在學科內部已經出現了代際分化，年青一輩躍躍欲試，他們思考的問題有的已經和老一代不同了。因此，是時候做出一些反思性、回顧性的思考，並確定一些共識了。只有這樣，新人才能有的放矢地繼續各自的研究。

作為人類學家的何翠萍，對此次會議報告中人類學反思成份太少打抱不平。她從呼吁對女性進行重新發現開始，強調要關注「歷史」與「歷史意識」形成的歷史過程，並希望大家思考在這過程中出現的文化的優越感、性別的優越感應該如何處理。同時，她應和了馬建雄等人的觀點，認為施堅雅為中國研究框定的地域格局不必拘泥，學者們應該在各自的具體研究中設定空間架構，以對「區域」的概念進行重新認識。

曹樹基避開了學者們的研究在空間上的思維桎梏，轉向時間層面。他認為，大家的研究太以明清為出發點，如果說「向前」，即回到宋元會遇到資料上的問題的話，那麼很少有人「向後」看則是固步自封之舉。他認為，上海交通大學藏共和國檔案類型豐富，數量巨大，完全值得研究者帶著同樣的疑問開展討論，並且必定能夠深化學者對很多問題的認識。



連瑞枝認為，很多學者談到了區域的比較，但是少有人注意到區域之間的互動。一地的變化會否導致另一地的變化？比如湖南和雲南的關係，會否在國家宏觀政策不同時，使得兩者產生聯動的反映呢？同時，她亦贊同蔡志祥的思路，認為應該對比不同的社會之後，再去問「中國性」的問題。

常建華另辟蹊徑，認為從事「歷史人類學」研究的學者在內部的交流已經夠多了，應該是時候多走一步，與相近學術圈子的同行進行切磋，並就一定共同關注的問題展開討論。如此，或許能夠加深甚或改變對一些「圈子內的共識」的看法。

最後發言的是鄭振滿。他首先認為，要去除掉給區域社會貼上的「地域」標籤，因為這可能左右研究者的思路，要回到文獻產生的環境中去，並且要嘗試對特定的人群進行跟蹤，不以地域為限，在這方面，「水上人」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之後，他接著陳春聲的觀點，認為研究到了一定的階段，很多問題應該做出總結，共

同關注的問題需要釐清，也可以釐清了，否則會有不斷「兜圈子」之嫌。但是這一點卻遭到了科大衛的反對，他認為，「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不過提供了一個平台，參與其中的每個人有著不同的學術背景、訓練、關注和興趣，而他們共同的部分其實是一些做研究的理念和方法，簡單來說，就是他們的研究有地方性，並對通過田野調查獲得的文獻進行關注。如果為研究者列出了一張基本問題的單子，反而會限制他們的興趣，並左右他們的思維，而這並不是這個項目成立的初衷。

歷時兩天的會議在鄭振滿和科大衛激烈的爭論中結束，但這並不是一個不好的收尾，反而展示了「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項目之良好的學術生態和風氣。是次會議是一次承上啓下的階段性成果，與會學者總結了過去四年的成績，並對之後的研究做出展望。會議緊湊而不失秩序，思辨爭鳴卻未走偏鋒，為海內外研究者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學術交流機會，更為今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基礎、拓寬了視野。

## 活動消息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講者 **何翠萍教授**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5-11-2013 (星期一)  
**變動中的親屬倫理**  
—— 二十世紀晚期中國山居載瓦家屋人觀的案例

27-11-2013 (星期三)  
**西南中國的田野研究經驗**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3362室  
時間：4:30 - 6:00PM  
語言：國語



查詢 電話 2358 7778 網址 [schina.ust.hk](http://schina.ust.hk) 電郵 [schina@ust.hk](mailto:schina@ust.hk)  
主辦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